



街道



湘江大桥



古旧民居



有些老旧的街

### 老照片 青涩岁月

谭熙荣

看到这张照片,眼前豁然明亮起来,一句话随即从心头闪过:年轻真好!照片定格在37年前,那年我二十余岁,是四人中最小的。高考落榜那年,我不到17岁,恰巧村小招老师,我偶尔得到消息,还迟到了半个多钟头,参加了考试,成为严塘学区最年轻的教师。四人都戴着手表,一色白衬衣,似是有备而来。照相的地点,选在了学校背后的水塘边。塘边有棵大柳树,杨柳依依,就是我们的背景。

左一是谭唐年老师,我们当中他最高,也是唯一结了婚的。他是学校教导主任,语文老师,做事认真,一就是一二就是二,有如他的教案,工工整整,从不敷衍。这样的人是不大容易“通融”的,更不要说同流合污了。他认准了的理,就是校长出面,也不要指望他“打折”。因为这一点,我至今还敬佩他。他有两个绝招,一是捉蜻蜓。中午出去,少则一两斤,多则两三斤,回回靠得住。我跟他捉了几回鱼篓,见证了他的不凡:看准了蜻蜓的洞穴,两手齐插入泥水中,三下五除二,蜻蜓乖乖就范。滑溜无比的蜻蜓到了他的手里,比老虎钳夹了还老实。还有一招,捉蜻蜓,茶陵话叫个古,地点换在干涸的江中,蜻蜓藏在石头洞里,捉起来比蜻蜓容易得多。

左二是陈和平,顶职上来的,五大三粗,眼窝深陷,和平的父亲原是解放小学的校长,很有名,颇有点名气。和平对吃穿很少讲究,比农民还农民。他常穿一双解放鞋,汗脚,鞋面总是湿的。他一度用糖精泡水喝,大概是为了省钱,这是我在“吃皇粮”中见到的唯一一人。他力气大,生活中大大咧咧,嗓门尤大,不藏心机,茶陵话叫肚子一条肠。他教数学,解题思路缜密,速度快,似与他的粗线条相左。他是染阳人,“染”字一直读“nan”,好像纠不过来。后来和平做了多年的校

长,直到退休,可见他是粗中有细的。左四陈文初,校长。他先前在学校教了两年,民办,后来去了村里做秘书,1978年又和我一起经考试进了学校。他天生是做“官”的料,聪明,脾气好,一脸和善,八面玲珑,从不说过头话。不过他的话时真时假,初识者难辨真伪。他教数学,也爱好音乐,能识谱,手风琴、风琴、二胡、笛子什么乐器,他都能把弄几下。他还炒得一手好菜,色香味俱佳,不逊厨师。陈兄另外还有两大嗜好,烟和酒。烟一天三包,还不见得能圆场。酒呢,这么说吧,你看见他的时候,基本上是红光满面。陈兄五十余岁中了风,恐怕酒是始作俑者。

剩下的一枚便是在下,四人中的小弟。爱看闲书,手一发痒就爬格子,做作家梦,不管人家怎么退稿也厚着脸皮胡投。也爱唱歌,如今还留下一本厚厚的流行歌曲剪报。记得那时流行吹口哨,技艺好的还能吹歌。我也时不时将食指弯成n形,塞进嘴里发出尖叫。一次让大副书记看见,背地里批评我不务正业,学鬼叫。

我们四人同在湾里小学的两年里,形影不离,情同兄弟。白天上课,我们谁都认真听讲,不敢含糊。下午放学后,学生们回家了,我们改完作业备好课,便扎在一块聊天,聊得最多的是谁谁谁好看,谁谁谁不适合不能做老婆。有时喝点小酒,就是在那时学会喝酒的。文初兄离学校不远,我们也常去他家玩。那时好像一周放一天假,我们几个仿佛热恋似的,放假也聚在一起“度蜜月”,不愿回家。我和谭唐年住在茶陵县苏维埃政府旧址的房子里,光线阴暗,但夏天很凉快,我们在那里度过了多少个快乐的周日啊!

之后,谭唐年与陈和平调离了湾里小学,四个人再也没有一起同过事。



安静的街

### 地名记忆

## 九总街,这个名字只存在于当地人口中

张冬姝

茶陵《城关镇志》记载,从学门前街到茶陵一中这段街为九总街。因此,九总街只是目前学门前街的北段,位于六总、七总街衔接的拐直角弯处——今泔水社区对面,呈南北走向,北接七总街,南接茶陵一中。如今,“九总街”这个名字只存在于当地人的口中了。

茶陵老街“终九总”格局形成于清朝康熙年间。随着城市工商业的发展和城市人口的增加,街道由“城里”向“城外”一段段地修,无法命名,就“沿街以总计”。九总街因东边傍泔水,西边店铺林立——店铺后面民居密集,街面无法拓展,它的走向长度和宽度才得以原汁原味地保留下来。比起后来拓宽的六总、七总街,九总街就像一条简陋的小巷,只能通行车辆小型汽车。

随着清朝邮政的建立,电报局逐步替代了铺递。信息的传递,进入了一个新时代,铺递和驿站一样,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不过明清时代的“十三铺”,多数仍地处交通要道,地名沿用至今。如虎踞镇的珠玑铺处在106国道攸县进茶陵的入口处,黄石铺仍为攸茶公路上的汽车站;溪溪铺至牛路铺的公路可至酃县(今炎陵县)县城;头铺、管塘铺,是茶陵县城至安仁县公路必经之地;岩口村的大乐铺,仍能见到一栋五厢铺舍的基脚和桥的石墩子。那里地处岩口大禾垅的出口,风比其他地方的风刮得更猛,有一句俗语“不穿九重布,难过大乐铺”就来源于此。界首圩,明洪武二十年(1387)即设界首坊,系茶陵至衡阳的驿道必经处,后来逐渐形成繁华集市,如今仍然是湘赣边界数县农副产品主要集散地之一。

所谓铺递,就是供传递公文的人或来往官员途中歇宿、换马的场所。县志记载,茶陵总铺属善化(长沙)驿站之东南驿道,境内辟有三段驿道,驿道每10里设1铺递,每铺配铺士1至6人,用马力接力方式传递官府公文,不受民间信函。古代信息传递落后,重要公文需要日行三百里,紧急的要日行四百里或五百里。一个差邮要往返数日,才能完成信息的传递,可见那时信息传递的艰辛。

在通讯手段十分原始的情况下,蜘蛛网一样的驿道覆盖大江南北,组织严密又等级分明,担负着各种政治、经济、文化、军事等方面的信息传递任务。

那时候的九总街,不仅是递送邮传之驿道,也是仕途中之官道、经营者之商道、文人墨客之游道。肩挑手提之民道。无数的官宦富商、贩夫走卒曾往来于此,可谓热闹非凡,熙熙攘攘。九总街因地处学门前街,还是求学子子之文化道。州官们公务之余,也常常来往这里,去学官和泔水书院讲学或考核学子课业。九总街与茶陵一中交接处的泔

水边,曾有十几棵高大的皂荚树,树冠如巨伞,树干粗壮,枝杈叶茂,蔚然成荫,当地人也都叫这里为皂荚树下。州志记载,清道光十九年(公元1839年),茶陵建有“船行”组织。据老辈讲述,昔日船行行址就设在西城外的皂荚树下。茶陵地处湘赣接壤的边缘山区,交通闭塞,运输困难。在陆运不发达的年代,茶陵运输以水运为主,靠竹木排筏和帆船运载。县志记载,新中国成立前夕,航行于泔水的民间木船约三百艘,这些民船上货物后沿泔水出口,有的到攸县、株洲、衡山、衡阳、长沙,有的到常德、津市,再转湖北的天门、沔阳一带。他们把生姜大蒜卖出去后,或替县城一些商家承运百货或日杂品。茶陵的民船航运业,为茶陵地区货运的沟通、经济的繁荣作出了应有的贡献。

随着清朝邮政的建立,电报局逐步替代了铺递。信息的传递,进入了一个新时代,铺递和驿站一样,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线。不过明清时代的“十三铺”,多数仍地处交通要道,地名沿用至今。如虎踞镇的珠玑铺处在106国道攸县进茶陵的入口处,黄石铺仍为攸茶公路上的汽车站;溪溪铺至牛路铺的公路可至酃县(今炎陵县)县城;头铺、管塘铺,是茶陵县城至安仁县公路必经之地;岩口村的大乐铺,仍能见到一栋五厢铺舍的基脚和桥的石墩子。那里地处岩口大禾垅的出口,风比其他地方的风刮得更猛,有一句俗语“不穿九重布,难过大乐铺”就来源于此。界首圩,明洪武二十年(1387)即设界首坊,系茶陵至衡阳的驿道必经处,后来逐渐形成繁华集市,如今仍然是湘赣边界数县农副产品主要集散地之一。

后来,随着攸茶公路、耒茶公路茶陵境段和茶韶公路的相继建成通车,九总街便失去了交通要道的重要性,逐渐被边缘化。如今,行人稀少,显得简陋、落后、凋敝,过于冷清。曾经的繁华,都成远去的记忆。不过,在西边的民居中,还能看到清朝遗留下来的残垣断壁。红条石的门框,精致的木格窗,苔藓遍布的青砖,古色古香,依稀可见清朝民居的简约平和与古朴雅致。

一位七十多岁的老人在一旁忙碌着,问她皂荚树下的事。她停下手中活,指着前面,滔滔不绝,就在那里,十几棵大树,抱都抱不过来,皂荚树下有靠船的码头,好多老师学生到这里游泳。我们也去那里洗衣服,就用树上的皂荚洗衣服,省立二中的学生不叫皂荚,叫“天然肥皂”……

我顺着她的手望去,就在泔水大桥的北边,文江与泔水的汇合处,可哪里有半棵皂荚树的影子?灰蒙的天空下,只有一棵开着淡紫色花的泡桐树,形单影只地兀立在那里。

### 千金影院 7月22日

- 第一次的离别(2D中文): 10:30 13:30 14:30 15:30 16:30 17:30 19:30 20:30
- 美人鱼(3D中文): 14:00 16:00 18:00 20:00
- 谋杀(2D中文): 13:30 14:40 15:50 17:00 18:10 19:20 20:30
- 战狼2(3D中文): 15:00 19:45
- 白蛇:缘起(2D中文): 14:00 16:00
- 哪吒之魔童降世(3D中文): 15:30 19:30

### 愚人码头



## 一切过往,皆为序章

罗小玲

中午在食堂吃饭,有同事聊起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。这个节目是典型的未播先知,拍摄期间热度一直不减,节目第一期出来得有点突然,即使突然,按网友的说法是如果那一周微博热搜不停,应该可以横扫热搜榜的。

同事议论,都说宁静名气大气场大,但人家在节目里确实相当努力啊,没有一点倚仗名气的意思。或者,这就是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的魅力之一吧。30位“姐姐”都是30岁以上,年龄最大的已经超过50岁了,她们有演员、歌手、主持人,每个人的气场都不一样,活得很漂亮。她们集结在一起,展示才华,舒展个性,处处都是靓丽的风景。

为什么这个节目好看?很大程度上,它能治愈我们的年龄焦虑。不可否认,每个年龄段,都会有人不由自主地焦虑。节目中有一段文案写道:“每个女人,砥砺前行,都在面对性别与年龄,生活与自己的碰撞。”27岁那年,我曾离家去深圳打拼。那时候,看着我比我年轻,更比我漂亮的女孩子们,轻而易举地在人才市场找到工作;我第一次有了那个年龄段的焦虑,我质疑自己的形象,质疑自己的女性角色,这种质疑让我非常绝望,因为我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,但找工作却迫在眉睫。峰回路转,有位私企老板看中了我,在国企工作的经历,他需要在国企搞过宣传,做过团支部分工作的人,而我,恰好有这些经验。也就是那次闹腾,让我对自己有了重新认识,谁也没料到,年轻岁月的流逝,但没有人前面的岁月是白活的!走好现在每一步,也没有谁的将来注定一塌糊涂。

就如《乘风破浪的姐姐》中,姐姐们在娱乐圈摸爬滚打很多年,有底气,有脾气,有性格,各具魅力,大胆自信地表达自己,直截了当地说出自己的需求,活出了自己的韵味。48岁的宁静被要求做自我介绍时,她霸气回答:“还要介绍我是谁?那我这几十年白干了。”这两年风生水起的万茜,这样说:“每个年龄段的女生都有自己的魅力,我为什么要否定自己呢,我现在已经到了我的黄金时期。”她们没有辜负年龄,她们有作品,有成就,不惧年龄的背后,是底气。

这种自信与霸气,真是太好看了。作为普通人,我们一路走来,懵懂地选择或被选择了很多事情,即使有过后悔,也无法回头,没法像明星们活得那么光鲜亮丽,但也能选择执着向前。不用羡慕别人如何,做好自己就行。老同事李春璞的妈妈,1942出生的老太太,对新生事物保持着相当的热情,会在网上购物,用微信付款,用手机叫车。好几次,滴滴司机接到老太太,都以为是为子女帮她叫的车,知道她是自己叫的车后,司机大为惊奇,说是他们接到的年纪最大的滴滴乘客。前段时间,老人在学习拍摄剪辑视频,还发了朋友圈……每次,我看到他在朋友圈发的老人家这些内容,都会很感慨,也会很感动。

日前,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出院了,1933年出生的她因出现感染症状住院,但她只接受了一天的治疗。金斯伯格发布声明说,她因癌症复发正在接受化疗,但完全有能力继续工作。这位大法官经常工作到两三点,每周健身两次,可以一口气做20个俯卧撑。由此可见,年龄可以只代表一个数字,再大的年龄也阻挡不了热情,阻挡不了一颗向上的心。

年龄增长,所有的可能性不断在退却,但可以越过时间,越过自己,可以不断更新对世界、对生命提问的能力……每个阶段的自己,都有不同,要让自己变得更有底气,要过好属于自己的每一个人生阶段,就让一切过往,成为序章,就让未来直挂云帆,乘风破浪。

### 旧事

## 美好的乘车记忆

张宗文

6月29日,《株洲日报》一则题为《停运5年,醴茶铁路今日恢复客运运营》的报道刷爆了微信群和朋友圈。身边的朋友也奔走相告,庆祝炎陵至长沙的客运列车顺利开通。此情此景,不禁勾起了我往日乘坐火车的美好回忆。

第一次坐火车的情景,我至今还记忆犹新。

1990年暮春时节,正值插秧。我和同学陈友先一起参加茶陵县小学数学奥林匹克赛,有幸被县教育局选拔到株洲市实验小学去参加市级比赛。到达县城后,教育局的领导告诉我们:“坐火车去株洲。”听到这个消息,我们兴奋得不得了,因为在这之前我们还从未见过火车呢!

下午来到茶陵火车站候车室,我心里一直在琢磨着:火车会是什么样子呢?我站在窗边几次踮起脚尖想一睹为快,都没能成功。站到凳子上去看吧,又怕挨批评。终于熬到验票上车了,这时,我看见一辆高大的绿色火车横卧在钢轨上,前不见头,后不见尾,好像一条巨龙盘踞在那里。我刚想去数数有多少节车厢,带队老师在前面扯着嗓子喊:“同学们,快点上去,别走丢了呀!”我连忙忙追了上去。

我们坐在火车上,津津有味地听着车轮碾压钢轨发出“咣当、咣当”的响声,仿佛一曲一首优美动听的乐曲!一路上,大家兴致勃勃地欣赏着窗外的风景,碧绿的泔水河缓缓地由铁桥下流过,弯弯曲曲地向远方延伸。两旁的农家小院,稻田鱼塘,茂林修竹,好像在田径运动会上参加百米赛跑一般,飞快地向身后跑去,谁也不甘落后。“好漂亮的